紅樓夢/第01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七回　會芳園試才題對額　賈寶玉機敏動諸賓[1]

話說秦鐘既死，寶玉痛哭不已，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，歸時猶是凄惻哀痛。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，外又另備奠儀，寶玉去吊紙。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，別無述記。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，然亦無可如何了。又不知歷幾何時，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：“園內工程俱已告竣，大老爺已瞧過了，只等老爺瞧了，或有不妥之處，再行改造，好題匾額對聯的。”賈政聽了，沉思一回，說道：“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。論理該請貴妃賜題才是，然貴妃若不親睹其景，大約亦必不肯妄擬，若直待貴妃游幸過再請題，偌大景致，若干亭榭，無字標題，也覺寥落無趣，任有花柳山水，也斷不能生色。”眾清客在旁笑答道：“老世翁所見极是。如今我們有個愚見：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，亦斷不可定名。如今且按其景致，或兩字，三字，四字，虛合其意，擬了出來，暫且做燈匾聯懸了。待貴妃游幸時，再請定名，豈不兩全？”賈政等聽了，都道：“所見不差。我們今日且看看去，只管題了，若妥當便用，不妥時，然後將雨村請來，令他再擬。”眾人笑道：“老爺今日一擬定佳，何必又待雨村。”賈政笑道：“你們不知，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，如今上了年紀，且案牘勞煩，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。縱擬了出來，不免迂腐古板，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，似不妥協，反沒意思。”眾清客笑道：“這也無妨。我們大家看了公擬，各舉其長，优則存之，劣則刪之，未為不可。”賈政道：“此論极是。且喜今日天氣和暖，大家去逛逛。”說著起身，引眾人前往。

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。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，憂戚不盡，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。此時亦才進去，忽見賈珍走來，向他笑道：“你還不出去，老爺就來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帶著奶娘小廝們，一溜煙就出園來。方轉過彎，頂頭賈政引眾客來了，躲之不及，只得一邊站了。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贊寶玉專能對對聯，雖不喜讀書，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，今日偶然撞見這机會，便命他跟來。寶玉只得隨往，尚不知何意。

賈政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，一旁侍立。賈政道：“你且把園門都關上，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。”賈珍聽說，命人將門關了。賈政先秉正看門。只見正門五間，上面桶瓦泥鰍脊，那門欄窗樞，皆是細雕新鮮花樣，并無朱粉涂飾，一色水磨群牆，下面白石台磯，鑿成西番草花樣。左右一望，皆雪白粉牆，下面虎皮石，隨勢砌去，果然不落富麗俗套，自是歡喜。遂命開門，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。眾清客都道：“好山，好山！”賈政道：“非此一山，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，則有何趣。”眾人道：“极是。非胸中大有邱壑，焉想及此。”說畢，往前一望，見白石峻嶒，或如鬼怪，或如猛獸，縱橫拱立，上面苔蘚成斑，藤蘿掩映，其中微露羊腸小徑。賈政道：“我們就從此小徑游去，回來由那一邊出去，方可遍覽。”

說畢，命賈珍在前引導，自己扶了寶玉，逶迤進入山口。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，正是迎面留題處。賈政回頭笑道：“諸公請看，此處題以何名方妙？”眾人聽說，也有說該題“疊翠”二字，也有說該提“錦嶂”的，又有說“賽香爐”的，又有說“小終南”的，种种名色，不止幾十個。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，只將些俗套來敷衍。寶玉亦料定此意。賈政聽了，便回頭命寶玉擬來。寶玉道：“嘗聞古人有云：‘編新不如述舊，刻古終胜雕今。’況此處并非主山正景，原無可題之處，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。莫若直書‘曲徑通幽處’這句舊詩在上，倒還大方氣派。”眾人聽了，都贊道：“是极！二世兄天分高，才情遠，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。”賈政笑道：“不可謬獎。他年小，不過以一知充十用，取笑罷了。再俟選擬。”

說著，進入石洞來。只見佳木蘢蔥，奇花閃灼，一帶清流，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下。再進數步，漸向北邊，平坦寬豁，兩邊飛樓插空，雕甍繡檻，皆隱于山坳樹杪之間。俯而視之，則清溪瀉雪，石磴穿云，白石為欄，環抱池沿，石橋三港，獸面銜吐。橋上有亭。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，倚欄坐了，因問：“諸公以何題此？”諸人都道：“當日歐陽公《醉翁亭記》有云：‘有亭翼然’，就名‘翼然’。”賈政笑道：“‘翼然’雖佳，但此亭壓水而成，還須偏于水題方稱。依我拙裁，歐陽公之‘瀉出于兩峰之間’，竟用他這一個‘瀉’字。”有一客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竟是‘瀉玉’二字妙。”賈政拈髯尋思，因抬頭見寶玉侍側，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。寶玉聽說，連忙回道：“老爺方才所議已是。但是如今追究了去，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‘瀉’字，則妥，今日此泉若亦用‘瀉’字，則覺不妥。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，亦當入于應制之例，用此等字眼，亦覺粗陋不雅。求再擬較此蘊籍含蓄者。”賈政笑道：“諸公聽此論若何？方才眾人編新，你又說不如述古，如今我們述古，你又說粗陋不妥。你且說你的來我聽。”寶玉道：“有用‘瀉玉’二字，則莫若‘沁芳’二字，豈不新雅？”賈政拈髯點頭不語。

眾人都忙迎合，贊寶玉才情不凡。賈政道：“匾上二字容易。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。”寶玉聽說，立于亭上，四顧一望，便机上心來，乃念道：

繞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脈香。

賈政聽了，點頭微笑。眾人先稱贊不已。于是出亭過池，一山一石，一花一木，莫不著意觀覽。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，里面數楹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。眾人都道：“好個所在！”于是大家進入，只見入門便是曲折游廊，階下石子漫成甬路。上面小小兩三間房舍，一明兩暗，里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幾椅案。從里間房內又得一小門，出去則是後院，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。又有兩間小小退步。後院牆下忽開一隙，得泉一派，開溝僅尺許，灌入牆內，繞階緣屋至前院，盤旋竹下而出。

賈政笑道：“這一處還罷了。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，不枉虛生一世。”說畢，看著寶玉，唬的寶玉忙垂了頭。眾客忙用話開釋，又說道：“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。”賈政笑問：“那四字？”一個道是“淇水遺風”。賈政道：“俗。”又一個是”睢園雅跡”。賈政道：“也俗。”賈珍笑道：“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。”賈政道：“他未曾作，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，可見就是個輕薄人。”眾客道：“議論的极是，其奈他何。”賈政忙道：“休如此縱了他。”因命他道：“今日任你狂為亂道，先設議論來，然後方許你作。方才眾人說的，可有使得的？”寶玉見問，答道：“都似不妥。”賈政冷笑道：“怎麼不妥？”寶玉道：“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，必須頌圣方可。若用四字的匾，又有古人現成的，何必再作。”賈政道：“難道‘淇水’‘睢園’不是古人的？”寶玉道：“這太板腐了。莫若‘有鳳來儀’四字。”眾人都哄然叫妙。賈政點頭道：“畜生，畜生，可謂‘管窺蠡測’矣。”因命：“再題一聯來。”寶玉便念道：

寶鼎茶閒煙尚綠，幽窗棋罷指猶涼。

賈政搖頭說道：“也未見長。”說畢，引眾人出來。方欲走時，忽又想起一事來，因問賈珍道：“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，還有那些帳幔帘子并陳設玩器古董，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？”賈珍回道：“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，自然臨期合式陳設。帳幔帘子，昨日聽見璉兄弟說，還不全。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，量准尺寸，就打發人辦去的。想必昨日得了一半。”賈政聽了，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，便命人去喚賈璉。

一時，賈璉赶來，賈政問他共有幾种，現今得了幾种，尚欠幾种。賈璉見問，忙向靴桶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折略節來，看了一看，回道：“妝蟒繡堆，刻絲彈墨并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，昨日得了八十架，下欠四十架。帘子二百挂，昨日俱得了。外有猩猩氈帘二百挂，金絲藤紅漆竹帘二百挂，黑漆竹帘二百挂，五彩線絡盤花帘二百挂，每樣得了一半，也不過秋天都全了。椅搭，桌圍，床裙，桌套，每分一千二百件，也有了。”一面走，一面說，倏爾青山斜阻。轉過山怀中，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筑就矮牆，牆頭皆用稻莖掩護。有幾百株杏花，如噴火蒸霞一般。里面數楹茅屋。外面卻是桑，榆，槿，柘，各色樹稚新條，隨其曲折，編就兩溜青篱。篱外山坡之下，有一土井，旁有桔槔轆轤之屬。下面分畦列畝，佳蔬菜花，漫然無際。

賈政笑道：“倒是此處有些道理。固然系人力穿鑿，此時一見，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。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。”說畢，方欲進篱門去，忽見路旁有一石碣，亦為留題之備。眾人笑道：“更妙，更妙，此處若懸匾待題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。立此一碣，又覺生色許多，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。”賈政道：“諸公請題。”眾人道：“方才世兄有云，‘編新不如述舊’，此處古人已道盡矣，莫若直書‘杏花村’妙极，”賈政聽了，笑向賈珍道：“正虧提醒了我。此處都妙极，只是還少一個酒幌。明日竟作一個，不必華麗，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，用竹竿挑在樹梢。”賈珍答應了，又回道：“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，只是買些鵝鴨雞類，才都相稱了。”賈政與眾人都道：“更妙。”賈政又向眾人道：“‘杏花村’固佳，只是犯了正名，村名直待請名方可。”眾客都道：“是呀。如今虛的，便是什麼字樣好？”

大家想著，寶玉卻等不得了，也不等賈政的命，便說道：“舊詩有云：‘紅杏梢頭挂酒旗’。如今莫若‘杏帘在望’四字。”眾人都道：“好個‘在望’！又暗合‘杏花村’意。”寶玉冷笑道：“村名若用‘杏花’二字，則俗陋不堪了。又有古人詩云：‘柴門臨水稻花香’，何不就用‘稻香村’的妙？”眾人聽了，亦發哄聲拍手道：“妙！”賈政一聲斷喝：“無知的業障，你能知道幾個古人，能記得幾首熟詩，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！你方才那些胡說的，不過是試你的清濁，取笑而已，你就認真了！”

說著，引人步入茆堂，里面紙窗木榻，富貴氣象一洗皆盡。賈政心中自是歡喜，卻瞅寶玉道。”此處如何？”眾人見問，都忙悄悄的推寶玉，教他說好。寶玉不聽人言，便應聲道：“不及‘有鳳來儀’多矣。”賈政聽了道：“無知的蠢物！你只知朱樓畫棟，惡賴富麗為佳，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。終是不讀書之過！”寶玉忙答道：“老爺教訓的固是，但古人常云‘天然’二字，不知何意？”

眾人見寶玉牛心，都怪他呆痴不改。今見問‘天然’二字，眾人忙道：“別的都明白，為何連‘天然’不知？‘天然’者，天之自然而有，非人力之所成也。”寶玉道：“卻又來！此處置一田庄，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。遠無鄰村，近不負郭，背山山無脈，臨水水無源，高無隱寺之塔，下無通市之橋，峭然孤出，似非大觀。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，得自然之氣，雖种竹引泉，亦不傷于穿鑿。古人云‘天然圖畫’四字，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，非其山而強為山，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……”未及說完，賈政氣的喝命：“叉出去，”剛出去，又喝命：“回來！”命再題一聯：“若不通，一并打嘴！”寶玉只得念道：

新漲綠添浣葛處，好云香護采芹人。

賈政聽了，搖頭說：“更不好。”一面引人出來，轉過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撫石依泉，過了荼蘼架，再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藥圃，入薔薇院，出芭蕉塢，盤旋曲折。忽聞水聲潺湲，瀉出石洞，上則蘿薜倒垂，下則落花浮蕩。眾人都道：“好景，好景！”賈政道：“諸公題以何名？”眾人道：“再不必擬了，恰恰乎是‘武陵源’三個字。”賈政笑道：“又落實了，而且陳舊。”眾人笑道：“不然就用‘秦人舊舍’四字也罷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這越發過露了。‘秦人舊舍’說避亂之意，如何使得？莫若‘蓼汀花漵’四字。”賈政聽了，更批胡說。于是要進港洞時，又想起有船無船。賈珍道：“采蓮船共四只，座船一只，如今尚未造成。”賈政笑道：“可惜不得入了。”賈珍道：“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。”說畢，在前導引，大家攀藤撫樹過去。只見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清，溶溶蕩蕩，曲折縈迂。池邊兩行垂柳，雜著桃杏，遮天蔽日，真無一些塵土。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，度過橋去，諸路可通，便見一所清涼瓦舍，一色水磨磚牆，清瓦花堵。那大主山所分之脈，皆穿牆而過。

賈政道：“此處這所房子，無味的很。”因而步入門時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，四面群繞各式石塊，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，而且一株花木也無。只見許多异草：或有牽藤的，或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巔，或穿石隙，甚至垂檐繞柱，縈砌盤階，或如翠帶飄颻，或如金繩盤屈，或實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味芬氣馥，非花香之可比。賈政不禁笑道：“有趣！只是不大認識。”有的說：“是薜荔藤蘿。”賈政道：“薜荔藤蘿不得如此异香。”寶玉道：“果然不是。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。那香的是杜若蘅蕪，那一种大約是芣蘭，這一种大約是清葛，那一种是金簦草，這一种是玉蕗藤，紅的自然是紫芸，綠的定是青芷。想來《離騷》，《文選》等書上所有的那些异草，也有叫作什

麼藿納薑蕁的，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，還有石帆，水松，扶留等樣，又有叫什麼綠荑的，還有什麼丹椒，蘼蕪，風連。如今年深歲改，人不能識，故皆象形奪名，漸漸的喚差了，也是有的。”未及說完，賈政喝道：“誰問你來！”唬的寶玉倒退，不敢再說。

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，便順著游廊步入。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卷棚，四面出廊，綠窗油壁，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。賈政歎道：“此軒中煮茶操琴，亦不必再焚名香矣。此造已出意外，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，方不負此。”眾人笑道：“再莫若‘蘭風蕙露’貼切了。”賈政道：“也只好用這四字。其聯若何？”一人道：“我倒想了一對，大家批削改正。”念道是：

麝蘭芳靄斜陽院，杜若香飄明月洲。眾人道：“妙則妙矣，只是‘斜陽’二字不妥。”那人道：“古人詩云‘蘼蕪滿手泣斜暉’。”眾人道：“頹喪，頹喪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也有一聯，諸公評閱評閱。”因念道：

三徑香風飄玉蕙，一庭明月照金蘭。

賈政拈髯沉吟，意欲也題一聯。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則聲，因喝道：“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？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！”寶玉聽說，便回道：“此處并沒有什麼‘蘭麝’，‘明月’，‘洲渚’之類，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，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。”賈政道：“誰按著你的頭，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？”寶玉道：“如此說，匾上則莫若‘蘅芷清芬’四字。對聯則是：

吟成荳蔻才猶艷，睡足酴釄夢也香。

賈政笑道：“這是套的‘書成蕉葉文猶綠’，不足為奇。”眾客道：“李太白‘鳳凰台’之作，全套‘黃鶴樓’，只要套得妙。如今細評起來，方才這一聯，竟比‘書成蕉葉’猶覺幽嫻活潑。視‘書成’之句，竟似套此而來。”賈政笑道：“豈有此理！”

說著，大家出來。行不多遠，則見崇閣巍峨，層樓高起，面面琳宮合抱，迢迢复道縈紆，青松拂檐，玉欄繞砌，金輝獸面，彩煥螭頭。賈政道：“這是正殿了，只是太富麗了些。”眾人都道：“要如此方是。雖然貴妃崇節尚儉，天性惡繁悅朴，然今日之尊，禮儀如此，不為過也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，上面龍蟠螭護，玲瓏鑿就。賈政道：“此處書以何文？”眾人道：“必是‘蓬萊仙境’方妙。”賈政搖頭

不語。寶玉見了這個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動，尋思起來，倒象那里曾見過的一般，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。賈政又命他作題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，全無心于此了。眾人不知其意，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，精神耗散，才盡詞窮了，再要考難逼迫，著了急，或生出事來，倒不便。遂忙都勸賈政：“罷，罷，明日再題罷了。”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，遂冷笑道：“你這畜生，也竟有不能之時了。也罷，限你一日，明日若再不能，我定不饒。這是要緊一處，更要好生作來！”

說著，引人出來，再一觀望，原來自進門起，所行至此，才游了十之五六。又值人來回，有雨村處遣人回話。賈政笑道：“此數處不能游了。雖如此，到底從那一邊出去，縱不能細觀，也可稍覽。”說著，引客行來，至一大橋前，見水如晶帘一般奔入。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，引泉而入者。賈政因問：“此閘何名？”寶玉道：“此乃沁芳泉之正源，就名‘沁芳閘’。”賈政道：“胡說，偏不用‘沁芳’二字。”于是一路行來，或清堂茅舍，或堆石為垣，或編花為牖，或山下得幽尼佛寺，或林中藏女道丹房，或長廊曲洞，或方廈圓亭，賈政皆不及進去。因說半日腿酸，未嘗歇息，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，賈政笑道：“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。”說著，一徑引人繞著碧桃花，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，俄見粉牆環護，綠柳周垂。賈政與眾人進去，一入門，兩邊都是游廊相接。院中點襯幾塊山石，一邊种著數本芭蕉，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，其勢若傘，絲垂翠縷，葩吐丹砂。眾人贊道：“好花，好花！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，那里有這樣妙的。”賈政道：“這叫作‘女兒棠’，乃是外國之种。俗傳系出‘女兒國’中，云彼國此种最盛，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。”眾人笑道：“然雖不經，如何此名傳久了？”寶玉道：“大約騷人詠士，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，輕弱似扶病，大近乎閨閣風度，所以以‘女兒’命名。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，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證，以俗傳俗，以訛傳訛，都認真了。”眾人都搖身贊妙。一面說話，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。賈政因問：“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？”一客道：“‘蕉鶴’二字最妙。”又一個道：“‘崇光泛彩’方妙。”賈政與眾人都道：“好個‘崇光泛彩’！”寶玉也道：“妙极。”又歎：“只是可惜了。”眾人問：“如何可惜？”寶玉道：“此處蕉棠兩植，其意暗蓄‘紅’‘綠’二字在內。若只說蕉，則棠無著落，若只說棠，蕉亦無著落。固有蕉無棠不可，有棠無蕉更不可。”賈政道：“依你如何？”寶玉道：“依我，題‘紅香綠玉’四字，方兩全其妙。”賈政搖頭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說著，引人進入房內。只見這幾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。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，或“流云百蝠”，或“歲寒三友”，或山水人物，或翎毛花卉，或集錦，或博古，或萬福萬壽各种花樣，皆是名手雕鏤，五彩銷金嵌寶的。一槅一槅，

或有貯書處，或有設鼎處，或安置筆硯處，或供花設瓶，安放盆景處。其隔各式各樣，或天圓地方，或葵花蕉葉，或連環半璧。真是花團錦簇，剔透玲瓏。倏爾五色紗糊就，竟系小窗，倏爾彩凌輕覆，竟系幽戶。且滿牆滿壁，皆系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。諸如琴，劍，懸瓶，桌屏之類，雖懸于壁，卻都是與壁相平的。眾人都贊：“好精致想頭！難為怎麼想來，”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，未進兩層，便都迷了舊路，左瞧也有門可通，右瞧又有窗暫隔，及到了跟前，又被一架書擋住。回頭再走，又有窗紗明透，門徑可行，及至門前，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，都與自己形相一樣，-卻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。及轉過鏡去，益發見門子多了。賈珍笑道：“老爺隨我來。從這門出去，便是後院，從後院出去，倒比先近了。”說著，又轉了兩層紗廚錦隔，果得一門出去，院中滿架薔薇，寶相。轉過花障，則見青溪前阻。眾人吒异：“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？”賈珍遙指道：“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，從東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，又開一道岔口，引到西南上，共總流到這里，仍舊合在一處，從那牆下出去。”眾人聽了，都道：“神妙之极，”說著，忽見大山阻路。眾人都道“迷了路了。”賈珍笑道：“隨我來。”仍在前導引，眾人隨他，直由山腳邊忽一轉，便是平坦寬闊大路，豁然大門前見。眾人都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，真搜神奪巧之至！”于是大家出來。那寶玉一心只記挂著里邊，又不見賈政吩咐，少不得跟到書房。賈政忽想起他來，方喝道：“你還不去？難道還逛不足！也不想逛了這半日，老太太必懸挂著。快進去，疼你也白疼了。”寶玉聽說，方退了出來。在看下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大觀園試才題對額　榮國府歸省慶元宵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列藏本，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“大觀園試才題對額　榮國府奉旨賜歸寧”舒序本。

“大觀園試才題對額　怡紅院迷路探深幽”戚序本，王府本。

“會芳園試才題對額　賈寶玉機敏動諸賓”杨藏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